



怀念我的姥爷

——纪念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

■楼朋竹

姥爷的诞辰是1898年2月12日。自他老人家1982年2月26日逝世，已经36年了。我想对姥爷说：今年是您诞辰120周年，在您身边生活的日子里陪您度过的每一次生日，都留在我的记忆中。

其实姥爷每一年的生日，过得都很平常和简单，但仍然让我印象深刻。记得我刚刚高中毕业回到北京时，那一年姥爷的生日也是按惯例与姥姥的生日合过的。姥姥的生日在正月十五，这一天恰巧是传统的灯节，所以每年都等于是在全国老百姓赏灯、庆团圆的日子里过生日，因而家里家外全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按姥姥的习惯，每年的正月初一和十五都要吃素，因为姥姥信佛。她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先双目紧闭，双手合拢举在眼前，头稍微俯向双手之间，用很小的声音念佛经。念完后，双手上下搓动，搓热以后再反复搓脸，用手梳头，这种把念佛和保健融为一体的方式，也是养生之道吧！

这天虽然是生日，但饭菜还是非常简单。生日的饭菜都由我来操办、在姥姥的指导下完成。虽然简单，但制作并不粗疏。姥爷和我是一人一碗鸡汤面，姥姥是一碗清汤素面，面里都卧一个鸡蛋，再点缀些绿色的蔬菜。我们还会炒上几盘有荤有素的菜肴，姥姥不吃荤菜，荤菜是姥爷和我吃。陪伴他们吃生日面时，我总是先从自己碗里找出最长的两根面条，依次挑到姥爷和姥姥碗里表示祝福，嘴里还念着：祝姥爷、姥姥身体健康，福如东海，长命百岁！每每都能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姥姥还总要念叨一句：姥爷最喜欢的是你，你一定要听姥爷、姥姥的话呀！我嘴里嚼着饭菜，不断地点头，“嗯嗯”答应着。这也是姥姥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我后来领悟到了，虽然“喜欢”是一个看似普通的词，但对我来说，里面却蕴含着姥爷、姥姥对我成长的期望，是有分量的。饭后，姥姥会欢喜地从兜里掏出点儿零花钱给我，让我去买小姑娘喜爱的零食吃。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姥姥从紧巴巴的生活费里省出钱让我买零食吃，当时少不更事的我不知道他们有多难，直到长大后才真正体会到了姥姥和姥爷对孙儿的那份体贴和疼爱。

还记得姥爷过80岁生日那次。那是1977年，姥爷虚岁八十寿辰，中国人讲究“做九不做十”，所以提前一年做八十大寿。姥爷爱吃西餐，准备在莫斯科餐厅请亲朋好友聚会。生日的前几天，他就开始筹备。姥爷做事一贯严谨、仔细，他把需要请到的人用毛笔列出名单，再用信封写好地址和姓名，派出家里的晚辈和年轻朋友送上门去。我当然也是信使之一。我记得邀请的人有田个石先生、沈裕君先生和夫人、萧重美先生、夏承焘先生及夫人吴无闻先生、黄君坦先生、徐邦达先生、童第周先生、周汝昌先生、刘志学先生及夫人、周笃文先生等。生日的正日那天，我发现姥爷请的那些老人，即便上了年纪，身形不复挺拔，也仍旧精神矍铄、仪容整肃。可见他们也都十分看重这次祝寿。

那天清早，姥爷自己在面颊上抹上肥皂泡沫，用舌头在嘴里转圈，顶出长胡须的地方，动作缓慢地用刮胡刀刮干净了自己的胡须。我看着他那认真的样子，觉得非常



张伯驹旧照

有趣。我知道，姥爷对他的八十寿辰非常重视，十几年来他吃了很多苦，终于等到了一个他能庆祝自己好日子的年代。

做完了所有事情，他换上姥姥早已准备好的干净衣裳，也就是他爱穿的那件黑色的大襟棉袄和黑棉裤，拿上他出门常带着的白色小毛巾。我拿着姥爷出门常用的拐杖，姥姥拿起她出门常用的黑颜色挎包，锁好家里的门窗，我们三人就出发去莫斯科餐厅了。

走进莫斯科餐厅的旋转门，一眼望去，辉煌的大厅里，服务人员早已摆放好生日宴会的桌椅：长长的桌子大概有五六张，摆成长方形，放在大厅的中央靠北，足以坐下二十多位来宾。姥爷虽然喜欢西餐，但那个时候很少吃到，我搀扶着姥爷，看到他很满意的样子。已经有客人在等候了，姥爷面带微笑，挥手一向他们招呼致意，然后对我说：你赶快去门外迎接客人吧！

祝寿的菜单前一天就交到了莫斯科餐厅，点的是姥爷爱吃的菜品：奶油烤杂拌、土豆沙拉、奶油烤鱼、油焖大虾、炸猪排、炸虾排、黄油鸡圈儿、罐焖牛肉、罐焖羊肉，还有几瓶红酒，基本上把餐厅最好吃的菜品都点齐了。大家正要就餐的时候，姥爷挥了一下手，说：慢点儿，我要宣布一件事情。现在可以开始做事了，我想请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创作诗词的词社，需要商讨一个词社的名称。我还想整理自己的词作，出版个词集，也想和老友们商量。自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看到国家形势正在好转，所以一直想做复兴传统文化的工作，这也是他晚年最大的愿望。但因为自己的年龄已大、力量有限，所以他这次大张旗鼓地做寿，其实是以生日为名宣布他的内心想法，借以争取在座的大学者们一起动手，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和文化做事。

大家听后欢呼赞同。老人们一起举杯向姥爷、姥姥敬酒，祝贺寿辰，又互相举杯，相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时候，姥爷脸上才洋溢出了真正心满意足的笑容。

诗歌

雨水说来就来了

■尚纯江

春节未曾走远
远去的人儿已经准备好行囊
雨水
是农民们又要忙碌的季节
而打工的人儿
又将出发
尽管团聚的温暖
刚刚发芽

那就来一次淋漓的春雨吧
让淅淅沥沥的春雨
将嘈杂的心事洗刷

雨水说来就来了
在春节喜气正浓的时刻
如期而至
滋润返青的麦苗
滋润干涸的心田
让即将远去的人们
在绿色的酒杯中，斟满期盼
少些牵挂

尽管知道
此去离家越来越远
尽管知道
那一抹乡愁从此飘荡在天涯
我还是渴望
用春雨化开你的心结
让一杯乡愁更加浓烈

细雨朦胧的春天
年迈的父母
沉浸在团圆气氛里
把一杯酒高高举起
猛然饮下
欢声笑语伴随着热泪
簌簌流下
孩子们牵扯着爸爸妈妈的衣襟
泪眼模糊

春雨，润物无声
悄悄地下
那一抹新绿
正慢慢长大

散文

时光如梦

■刘帅

梦里见到的，依稀是我们尚未苏醒的青春。

梦是一个笑容甜美的妖精，披着深邃的黑色外衣，在四下一片宁静的时候，毫无征兆地蹿进你的耳朵，在手中氤氲出一个柔和的光球，轻轻地放入你的思想。那一刻，仿佛是瞎子突然发现有一丝微弱的光线在跳跃，随着时间的加长，黑暗颓然崩塌，世界一片明亮——这时，便陷入一个现实与虚妄交织的迷宫。

弗洛伊德说，梦境是对过去已发生的事的一个补充和对将发生的事的一种隐喻。

很多年来一直在重复着那样一个梦境。梦里有钻石样蓝色的天空，阳光明媚而不刺眼。一棵枝干挺拔的树有着蔚蓝苍翠的色泽。树枝凌空舒展，遮蔽了天日。但被捏碎了的光线依然可以从罅隙中从容泻下，轻柔地洒落在一片草地上，洒落在一个少年的脸上，阳光亲着少年的脸，带有浅草混合微尘的清香。

我尝试用弗洛伊德、周公解释，但都没有足以明示内心的答案，所以只好从表面认定，这是个梦。这只是一个梦。

但它真的只是个梦吗？

于是，自己总是顶着四处

流泻的星辰，在宿舍的阳台上
看远方模糊、灿烂的灯光，觉得自己好似一个被世俗囚禁的王，无力挣脱父母师长给予的桎梏，在青春这一袭华美的袍下，困顿而盲目地成长。

然而如今历世渐深，再回忆起这些张狂的往事时，不由得有番别样的凄凉。殊不知桎梏自己的枷锁不过是自己亲手所加，而成长的困顿亦是命运赋予的一处微妙的隐喻，贯穿生命的始终，因而终会有一个又一个人或事在盲目之时来点拨自己。

时至此刻，心里突然有几分明亮。梦与往事的轮廓相互重叠并开始显得清晰。它们在对我笑，笑容模糊、安详。我仿佛是明白了那个梦的隐喻。它们以经不起雕琢的极接近成长本质的形态等了我数个年月。那在成长的路上所遭遇的漫天阴影，毕竟无法阻挡温暖的阳光。当它们欢跃地倾泻下来时，路上的花草绽放，成长依然可以拍打身体背上背包继续起航。

或许当某个夜晚再次悄然降临时，梦的妖精又会在你耳边轻轻一笑，然后在手上晕出一片朦胧曦光……